

第一百四十一章 數枝箭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枝穿雲箭，千軍萬馬來相見。

當那枝耀眼的煙火，綻放在京都寂靜的夜空中，雖隻一剎，那不知驚了多少人心。

禁軍的內部清洗是最先開始的工作，沒有用多長時間，大皇子便成功地掌握了全部的力量，留在京都約三千多人的禁軍，從此成為了拱衛皇城的最強軍力。

與此同時，潛伏在黑夜裏的監察院部屬們，也都看見了這枝煙火，他們從黑夜裏顯出身形，開始往各自擬定好的目標進發。

刑部大衙一向陰森，尤其是在這樣的一個夜裏。於安靜中，刑部外圍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負責守夜的差官們驚訝地注視著衙外的動靜，然後愕然發現，一大批穿著黑色官服的人，正往刑部這邊逼了過來。

差官們臉色慘白，馬上鳴鑼示警，意圖驚醒刑部裏的老爺們，以及刑部後方的大牢看守。而他們自己，卻馬上往刑部衙堂裏退去，因為他們知道，這些黑色官服是監察院的官報，自己這些人，絕對不是對方的對手。

示警聲起，刑部的部屬盡數向後方趕去，誰都清楚，刑部的大牢是重中之重，因為太子不敢將那些反對自己登基的文臣押入監察院的天牢，全關在了此間，這些人在刑部雖隻是囚犯，但放在朝堂上卻是一出聲連太後也要忌兩分的大臣。

並沒有太多驚恐的廝殺聲響起，隻是幾聲慘喝和一陣嘈亂之後，監察院約三百人的隊伍便進入了刑部衙堂的深處，衝到了那一大片廣場之上。

刑部的差役與大牢的看守，被監察院官員們圍在正中，而身上衣衫不整的刑部主官，看著這一幕，不由涼透了心腸。

雙方人數差不多，似乎有一拚之力。然而這位如同禁軍統領一般，不敢回家，隻敢在刑部死死看守天牢的尚書大人，卻根本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念頭。

因為那些黑衣人地手上拿著弩箭，因為對方是慶國官員最害怕的監察院官員。因為這位尚書大人清楚。監察院既然敢如此猖狂動手，那位小範大人一定開始在京都內部掀起了血雨腥風。

監察院餘威猶在，範閑的黑暗大名更是震懾著所有人的心，在沒有長公主勢力幫助的情況，沒有多少人敢正麵和這枝隊伍進行對抗。

更何況他也聽說了。皇宮裏響起了一枝煙火令箭。然後惶恐醒來地他，也清清楚楚聽見了皇城處直衝天穹地震天喝殺聲。

他不知道那是禁軍的行動，但他知道皇城處有變。

場間零零落落躺著些死屍，監察院領頭的官員雙眼冷漠地看著被圍困的刑部尚書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本官奉太後旨意，和親王軍令，前來接諸位老大臣出獄，煩請尚書大人移交。”

移交？不。這是劫獄，但刑部尚書顫抖著不敢出言喝罵。

因為昨天夜裏他一位倚為左右手的侍郎，便是在這個衙堂中神不知鬼不覺地死了。誰也不知道侍郎是怎麼死的。尚書不想成為第二個冤鬼。

如果投降，還有活路嗎？火把耀得刑部尚書的臉有些怪異。

似乎是猜到了他的心思。那位領頭的監察院官員盯著他的眼睛，說道：“太後說了，但凡從逆者，若真心悔悟，則既往不咎。”

刑部尚書苦笑連連，連太後的旨意都搬了出來，看來澹泊公已經控制了皇宮，長公主那邊一直沒有消息，隻怕也出了問題，當此大勢，自己何苦再苦苦支撐？

但轉瞬間，他忽然想到，如果皇宮裏的爭鬥還沒有解決，範閑並沒有占得上風，自己如果就這樣輕易降了，事後...怎麼向太子爺和長公主交代？

刑部尚書咬咬牙，眼光變幻不停。

那名監察院官員冷漠地看著他，不再與他進行更多地交流，緩緩舉起了右手，他身周數百名監察院官員有的舉起了弩，有地拔出了鐵釵，開始準備向著刑部大牢的厚重大門發起攻擊無表情地數道：

“且慢！”刑部尚書被這單調地數數聲終於壓破了心膽，嘶聲喊了起來：“慢著！臣要澹泊公地話！”

監察院官員唇角浮起一絲嘲弄的笑容，當此危局，刑部尚書地膽嚇破了，人還沒有變得癡呆，知道如今太後的旨意隻是破紙，真正能保住他命的，還是提司大人的意願。

他從懷中掏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文書，扔了過去。

刑部尚書從地上拾了起來，就此火把的幽光，看了一遍那份文書，確認了是小範大人親手所寫手的誥書。

這這份誥書不知道是何時寫就，何時準備好的，但上麵清清楚楚寫著，長公主與太子殿下陰謀勾結東夷城與北齊的刺客，於大東山上刺殺陛下！條條罪名，十分清楚，後麵還寫道征北營大都督燕小乙牽涉謀叛事中，已被範閑親手所誅！

罪名不是關鍵，刑部尚書關心的是最後麵的話。看到最後，他的麵色終於緩和了一些，在這封名為宣詔討逆誥的文書，總共約摸四百餘字，而在最末的一百字當中，清清楚楚寫著，朝中諸臣有被李承乾蒙蔽者，但凡悔悟且立功於新祚，即往不咎。

刑部尚書捧著誥書的手在顫抖，這封誥書上麵並沒有太後的璽印，但卻有著陛下的行璽！

最關鍵的是，最方麵有範閑的親筆畫押！

刑部尚書清楚，在這種時刻，什麼璽印隻怕都敵不上範閑的畫押有效力，而且他相信範閑不是一個食言而肥的人。

他的臉色愈發地慘白，看了一眼身周強鼓勇氣，但麵色如土的刑部差官衙役看守，垂了頭去，跪在了那名監察院官員的麵前。淒聲說道：“臣...認罪。”牽繩，所有刑部的武裝力量，都在極短地時間內。被控制起來。隻是這批隊伍給尚書大人留了些顏麵。隻是除了他本來就沒有穿好的官服與烏紗。

各式刀槍棍棒堆在角落，所有的刑部官員均被監察院特製的鋼指套反縛雙臂，而這些指套間都被結實的麻繩套在一起，就像是老年饑荒年間被串成一串待炸地螞蚱。

這一切地動作都顯得格外熟悉與快速，因為監察院這個衙門從誕生的第一天開始。就是在用這些手段，對付慶國龐大國家機器裏的各衙門。

所以不能說刑部尚書怯懦膽小，不能說慶國的衙門太無用，隻是已經很多年了，監察院的恐怖已經深植於所有慶國官員地內心深處。就像是天敵一般，官員們麵對著這群黑衣人，興不起什麼反抗的勇氣。

監察院這個恐怖的皇家特務機關，在慶帝歸天。陳萍萍中毒後，便成為了範閑手中最鋒利的刀刃。

在處理刑部殘留事務的同時。那兩扇沉重的刑部大牢門早已經被打開，監察院的官員入內。分出許多人手。扶出了四五十名看上去狼狽不堪的官員。

這些官員身上地官服都沒有來得剝去，卻已經被打的渾身傷痕。由此可見太子當日在太極殿上逮捕這些官員，是多麼地匆忙與混亂。很多官員受刑之後，已經無力行走，在這些監察院官員的攙扶下，才氣息奄奄地挪出了刑部大牢地門口。

領頭地監察院官員眼神一凝，快步上前，單膝跪在這些官員們的麵前，行了個重禮，沉聲說道：“下官監察院二處主簿慕容燕，奉太後旨意，前來迎接諸位大人，諸位大人辛苦了。”

被扶出門來地文官們看著這名穿著黑色官服的監察院官員，不由百感交集說不出什麼來。

慕容燕並未起身，轉而對著領頭的兩位官員鄭重一禮，低聲說道：“提司大人令下官代為叩謝二位大學士。”

是的，這兩位官員便是在太極殿上勇而發難，強行阻止太子登基的兩位一品大臣，門下中書的首領大學士，胡大學士和舒蕪老先生。舒蕪臉上猶有傷口，看著這名官員歎了口氣，並沒有太多逃出生天的喜悅，有的卻隻是對京都局勢的深刻擔憂，他知道範閑這人的性情，既然他今夜冒險劫獄，那皇宮處一定大亂，陛下...陛下，不知道陛下多少親人會在這場風波中死去。

胡大學士卻是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澹泊公錯了，我並未助他，何來謝字？”慕容燕聞言一愣。

來不及述說宮中的詳細局勢，刑部外早已駛來十輛馬車，將這些傷後的大臣們接到車上，然後往皇宮裏去。如今京都的局勢依然十分危險，這些甫脫大獄的大臣們，暫時還不能回府。

看著那些在監察院保護下的馬車，順著長街往皇宮的方向行去，站在刑部門口的慕容燕終於鬆了一大口氣。雖然他身後的刑部衙門裏依然有許多事情需要處理，可是他的心已經安定了下來。

他是二處的主簿，本來負責的是情報歸納方麵的工作，但在這次監察院的事變中，卻被小言大人賦予了強攻刑部的任務，看中的或許便是他的冷靜。

強攻刑部並不困難，難的是要完好無損地將大牢中那些大人救出來。慕容燕十分清楚這一點，不然提司大人也不會在京都人手如此少的情況下，依然分給了自己數百人。

具體的任務是言冰雲頒下，但要求卻是範閑親自擬定。對於刑部大牢，範閑下了死命令，務求要保證胡舒二位大學士，以及那些文臣的安全。

因為他清楚，如果不是這些不畏死的文臣在太極殿上發難，強行將太子登基的日子拖後，使得朝政一片混亂，京都難以安定，自己很難尋覓到機會，成功突入宮內。

這些除了開口死諫外。似乎沒有什麼力量的文臣，才是範閑此次行動的大功臣。範閑向這些大臣們借骨頭一用，便要保證他們骨頭的完好，這是感恩與淡淡內疚。出。當刑部大牢被打開的時候。看上去要顯得更為難以攻打的京都府，此時卻是大門洞開，***通明，看上去十分詭異。

京都府常理京都治安，手下擁有人數眾多地衙役差官。而當皇城處那枝煙火令箭響起後。一臉肅容的二品大臣京都府尹孫敬修，便麵色沉重地走到了正堂之中。

不解何事發生的下屬瞠目結舌地看著府尹大人，心想這麼夜了，為什麼孫大人還穿著全套官服？

便在數息之後，腳步聲如雷而至。孫敬修麵色複雜地看了下屬們一眼，無比悵悔地歎了一口氣，命令下屬們將京都府的大門打開。

大門一開，監察院官員們魚貫而入。在麵麵相的京都府官員注視下，占據了正堂上地有利位置。將孫敬修圍在了正中。

黑色官服地監察院官員一分開，從當中行出一人。正是監察院一處頭目沐鐵。這位麵色如鐵的官員冷漠看著孫敬修，問道：“大人令下官來問大人。究竟想好沒有？”

孫敬修再歎一口氣，麵色掙紮半晌後，雙腿似乎忽然無力，啪的一聲跪到了地上，低聲說道：“臣知罪，不敢乞公爺原諒。此幕一出，滿場俱嘩，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無比震驚，他們不明白這位一直稟承太後旨意，在京都裏死命捉拿範閑的府尹大人，為什麼會在監察院官員臨門時，竟是不思抵抗，就這般降了！

沐鐵依舊麵色如鐵，似無所動，心裏卻一樣是震驚無比，他今日領命前來穩住京都府，本以為要麵臨著人生中最慘烈地一場廝殺，卻不料言冰雲隻是淡淡吩咐了一句，便讓他這般來了。

一入京都府，隻見滿府光明，沐鐵本以為中伏，不料事態果如小言大人所說般，順利地出奇！

孫敬修跪在地上，麵色異常慘淡，左手將烏紗抱在臂內，心裏想著自己實在是迫不得已，且不說京都府能否與監察院硬抗，主要是先前後園裏，和那位白衣公子的一番談話，實在是讓他無路可退，隻能投降！

直至今夜，他才知道，原來範閑竟在自己的府中躲了數日，這次京都之變的發動地，竟是就在自家後園，就在自己閨女的房中！

此次突宮的刺客，竟然有四百人是用的京都府文書，偷偷地潛入了京都！

隻要這件事情被捅了出去，不論今夜自己如何表現，肯定也會不容於太子殿下，不容於長公主，那方麵一定會認為自己是範閑一方的奸細。

所以他無可奈何，隻好做出了一個艱難地決定，全麵地倒向了範閑反正會被人認為是小範大人的人，那幹脆便變成小範大人，至少還可以活下去。

今後地前途，安危...顰兒應該會替自己說話吧？

孫敬修想到這點，不由氣血上衝，險些氣的昏厥了過去。那些突宮刺客入京地文書關防，都是從自己書房裏發出去，除了顰兒那丫頭，還有誰能冒充自己筆跡，偷用自己地官印，還不被下屬們懷疑！

下輩子再也不生女兒，女兒的胳膊肘總是往外拐地。被逼反水的京都府尹孫敬修無比悲哀地在心裏想著。

皇城的戰鬥結束後不久，大隊禁軍便強行從正門突入了後宮，在逾千虎狼般的軍士麵前，已經六神無主的內廷侍衛與太監們，很明智地選擇了投降，縱使有些強硬之徒，也不過成了禁軍掃蕩之下的死屍。

後宮裏暫時回覆了安靜，隱約能夠聽到整齊的腳步聲，甲冑撞擊所發出的咄咄響聲。

範閑臉色沉鬱地推開了東宮的大門，將駐留此地的突宮劍手留在了宮外，看著一路的死屍，走入了這間新修複不久的宮殿之中。

在含光殿裏，範閑表現的很平靜，但隻有他自己才知道，自己的內心深處是多麼的失望。沒有捉住太子和長公主，這等若是在自己的計劃上撕開了一條大口子。

可能永遠無法修補好的一道口子。

他看著畏縮圍在一處的太監宮女，半晌後沉默地低下頭來，似乎可以聽到遙遠的宮牆外，已經有馬蹄聲正在響起。

他知道這是幻聽，不過他相信大皇子行軍的速度，既然宮中已經基本控製，那他肯定已經分出大隊，開始向著京都的縱深挺進，力圖控製更大的範圍，隻是會小心翼翼地不要和十三城門司接觸擦出火來。大皇子和他一樣，既然動了手，便不會留手，禁軍和監察院，此時正在京都裏拚命追索太子和長公主的蹤跡。

最關鍵的是，婉兒和大寶被長公主帶走了，沒有救回自己的親人，讓他憤怒而沉鬱起來。走入殿旁一個安靜的房間，看著那個箕坐於地的太監，看著太監臉上的痘痕，範閑心中大怒，轉瞬間卻是心頭一軟，無可奈何地歎了一口氣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